

《历史不能忘记》丛书

主编：广濑龟松 副主编：王大川

津门旧恨

侵华日军在天津市的暴行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侵华日军在天津市的暴行

93289

津门旧恨

历史不能忘记丛书

主编：广濑龟松
副主编：王大川



(津)新登字(90)009 号

责任编辑:王 玮

封面装帧:马 强

《历史不能忘记》丛书

津门旧恨

——侵华日军在天津市的暴行

主 编/(日)广濑龟松
副 主 编/王大川

出 版/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地 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7号
邮 编:300191
电 话:(022)3364046 转 375
发 行/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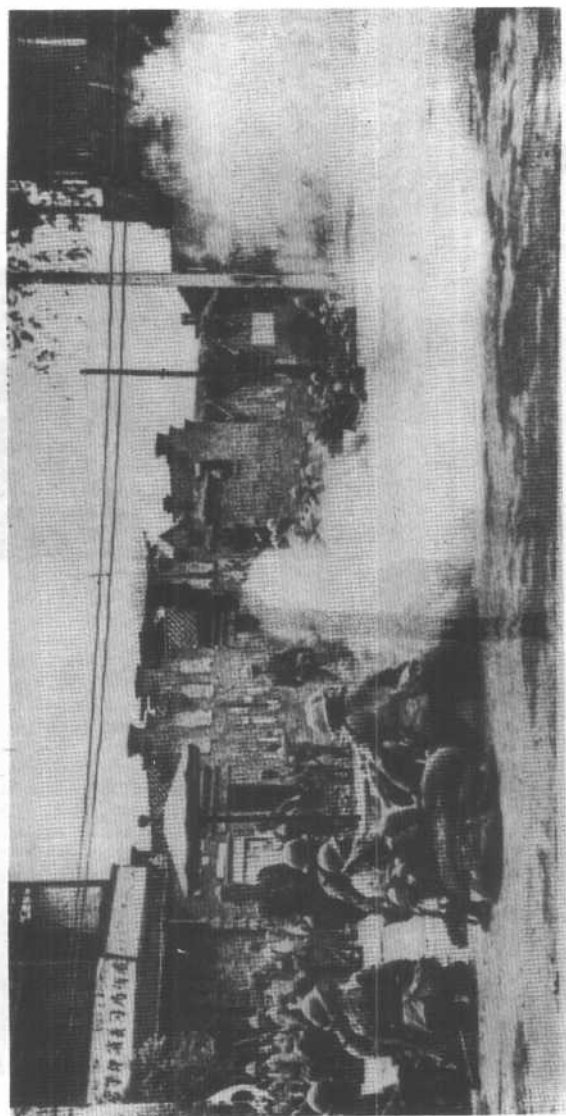
制 版/天津华太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天津市建新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0.4 印张 203 千字
1995 年 5 月第一版 1995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80563-526-9

K·046

定价:15.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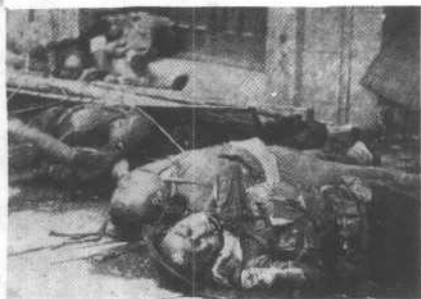


1937年7月，日军在市内开炮轰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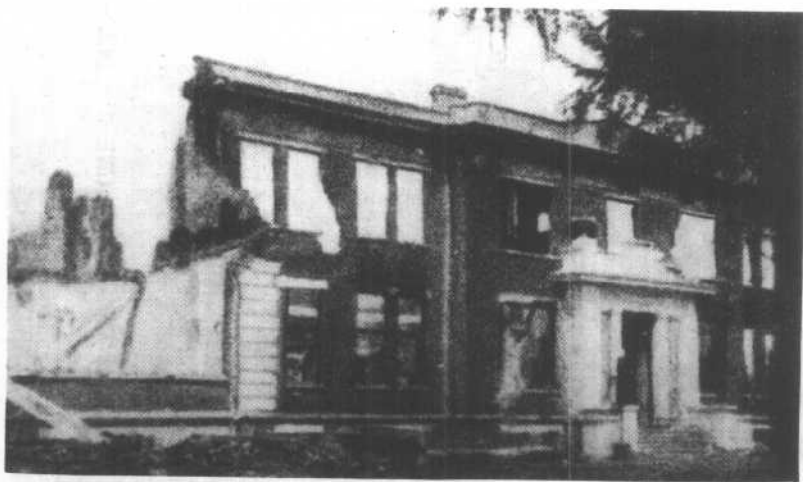


「七七」事变后，日
军将大批武器装
备运进天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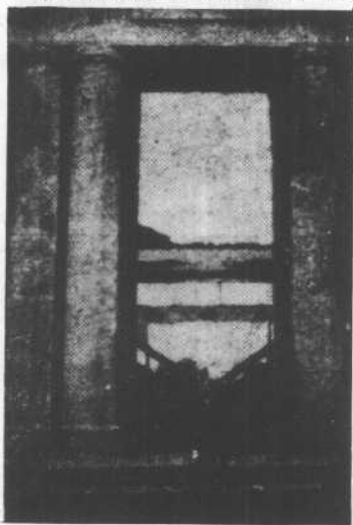
天津街头战死的
保安队员



1936年，日军在津制造了“海河浮尸案”，图为从海河中捞出的部分浮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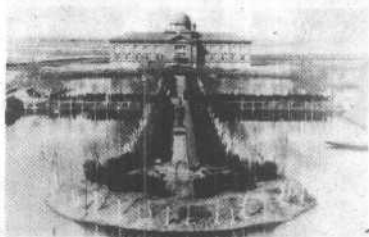
被日军炸毁后的南开大学秀山堂



被日军焚毁洗劫后的木斋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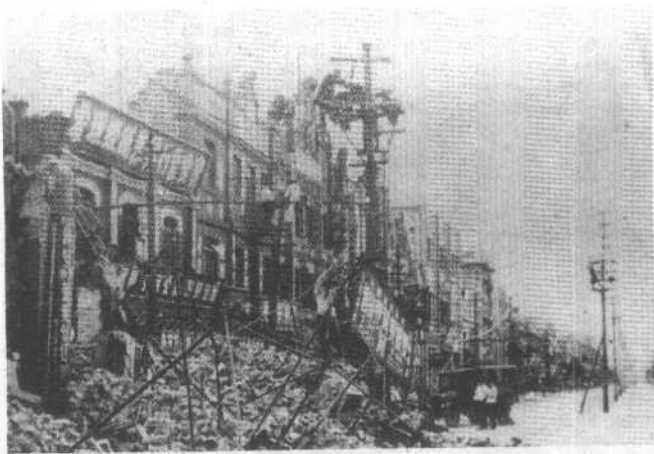


美丽的南开大学秀山堂



南开大学藏书颇丰的木斋图书馆

大经路（今中山路）上被日军飞机炸毁的店铺



日寇屠刀下的幸存者刘文凯
（见本书《日军血洗杨富庄》）



集中待运的中国劳工

日本 广瀬商事株式会社
中国 天津市文史研究馆

《历史不能忘记》丛书编委会

主 编 广瀬龟松

副主编 王大川

编 委(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马 野 秋 王 者 师

刘 续 亨 陈 嘉 祥

璩 志 安

特约编辑 林开明

编 辑 钱 钢

前 言

在中日友好事业蓬勃发展的形势下,《历史不能忘记》丛书第二卷《津门旧恨》编辑完成了。这是献给中日两国人民的一束小花,为姹紫嫣红的中日友好百花园,增添了一朵艳丽的月季花。

《津门旧恨》的编辑工作,得到天津市、县政协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注和支持。这朵小花是在众多园丁的辛勤栽培下,破土而出茁壮生成的。在此,我以个人名义,并代表广瀨龟松先生道一声:“大家辛苦了,谢谢!”

天津是中国的北方大埠,也是元、明以来的京都门户。自19世纪中叶至本世纪40年代末的近百年中,天津成为列强入侵中国的桥头堡,饱受蹂躏,苦难深重,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畸形城市。天津近百年的历程,也是中国近代战乱频仍、充满忧患历史的缩影。这期间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入侵,尤其是三四十年代侵华日军对天津的8年占领,更是血泪斑斑,不堪回首。因此,《津门旧恨》辑入的“三亲”史料,对贯彻《历史不能忘记》丛书的编辑宗旨,让中日两国人民正视历史,深刻认识战争给人类文明带来的灾难,面对现实,积极维护和平,为美好幸福的明天而奋斗,将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津门旧恨》辑入“三亲”文稿 78 篇,范围遍及天津各区、县,史料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所收照片是侵华日军在天津地区所犯罪行的真实写照。为方便读者,篇首及各地区文稿前,撰写了《综述》及《简介》,力图对侵华日军在该地区的统治特点和不同时期日军的统治手段,及其背景资料等方面,作出概略介绍。此外,为便于系统地了解日军在天津的侵略史实,篇后附《日军祸津大事记》,对日军从 1931 年 11 月至 1945 年 8 月,在天津的主要侵略活动作了记录。限于时间,囿于资料,遗漏失误之处,切望知情者不吝赐告,以便订正。

历史的长河长流不息。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在中日两国两千多年的友好交往史中,虽然只是一股短暂的暗流,但给中日两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是沉重的,教训是深刻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日两国人民要“以史为鉴”,并肩携手共同谱写中日友好的新篇章。

愿中日友好的百花园,春光长驻,秀色永存。让中日两国人民,在万紫千红的花丛中共创和平、幸福的明天。

王大川

1993 年 9 月

目

录

前 言	(1)
综 述	(1)
天津市简介	(8)
南开大学惨遭洗劫焚毁	(11)
日本侵略者杀害了我父亲	(15)
日帝派遣特务暗杀耀华学校校长赵天麟	(17)
爱国报人刘髯公之死	(21)
日本宪兵队迫害知识界著名人士 王润秋教授酷刑致死 ..	(27)
耆年忆往	(30)
日伪当局对天津银行业的掠夺	(33)
沦陷后国货售品所之厄运	(38)
北方航业公司之厄运	(41)
饱受摧残的成兴顺灰煤栈	(47)
日寇横行 “和记”工人遭殃	(51)
我被抓到日本当劳工的前前后后	(55)
苦难的劳工生活	(59)
一位中国劳工的自述	(63)
忆天津“便衣队”骚乱	(66)
五十五载记犹新	(72)

目 录

日军对宋哲元将军在津亲属的迫害	(74)
十九位来津农民在日本宪兵队受到的种种酷刑	(79)
日军用鸦片毒化天津的史实	(83)
日军在天津强征中国妇女充作军妓	(89)
排地惨案	(93)
罪恶累累的津南地区“米谷统制会”	(98)
苏家圈村惨案	(114)
杨柳青沦陷后见闻	(117)
日军铁蹄下的韩家墅	(120)
我两次死里逃生	(123)
塘沽、汉沽简介	(126)
日寇杀害了我祖父	(128)
一处失火 百人遭难	(129)
在日本宪兵队的一段惨痛经历	(131)
我在塘沽日本宪兵队无辜受酷刑	(133)
我被日本宪兵队逮捕的经过	(135)
大沽口的水牢——北塘号	(137)
悲惨的往事	(139)
在塘沽劳工营的日子里	(142)
劳工岁月	(145)
芦盐输日之灾难	(152)
“东洋化学”的童工	(156)
静海县简介	(160)
血染卫南洼	(162)
府君庙惨案	(165)
我家的悲惨遭遇	(167)

记爷爷和乡亲们惨遭日寇杀害的经过·····	(169)
花园村惨案·····	(171)
血染王口话当年·····	(173)
武清县简介·····	(174)
从血泊里逃生·····	(175)
崔黄口惨案目睹记·····	(177)
侵华日军火烧六道口村的暴行·····	(180)
我是见证人·····	(182)
宁河县简介·····	(184)
李麻鄆惨案亲历记·····	(185)
日军火焚洗劫田辛庄·····	(189)
日军血洗杨富庄·····	(193)
杨拨庄大血案·····	(196)
血染板桥话当年·····	(199)
日军火烧纪庄子·····	(202)
宝坻县简介·····	(205)
来自炮楼下的回忆·····	(206)
柴崎刀下的幸存者·····	(208)
女儿的控诉·····	(210)
记大吴庄惨案·····	(212)
四里港惨案亲历记·····	(216)
忆述回家庄惨案·····	(219)
日本鬼子在南庄子杀人放火·····	(221)
说说我们村的“三七”惨案·····	(223)
耆年忆往述痛史·····	(226)

蓟县简介.....	(230)
上仓惨案.....	(232)
史各庄惨案.....	(236)
杨庄惨案.....	(240)
血染千像寺.....	(242)
花峪惨案.....	(247)
血染小现渠.....	(253)
五盆沟惨案.....	(255)
后子峪村的灾难.....	(259)
辛庄子惨案.....	(263)
血染前后大岭.....	(265)
吴家洼惨案.....	(268)
我被活埋的前前后后.....	(272)
前干涧惨案.....	(275)
只有这条路.....	(278)
拼死搏斗的一幕惨剧.....	(282)
花冈暴动始末.....	(286)
日军祸津大事记.....	(291)
后记.....	(315)

综 述

天津，位于华北平原的东北部，东临渤海，地近北京。京山铁路和津浦铁路在此连接，使天津成为东北、东南入京的门户。流经华北的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和南运河，汇成海河，横贯市区，东流入海，使天津成为华北内外交通的枢纽。它在地理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一百多年来，列强多次从这里入侵，并在此建立租界为基地，进而威胁、控制首都北京，企图实现吞并中国的罪恶目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华战略——征服“中国的咽喉”天津，正是这样设想而策划的。

1894年，日本通过其称为的“日清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打败了清政府。根据不平等的《马关条约》，于1898年在天津强划1667亩土地辟为日租界。1900年7月，日军出动2200人作为八国（英、法、俄、美、日、德、意、奥）联军主力部队之一，入侵天津，首破天津城，继占北京，会同列强与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随后趁机扩充日本租界至2160亩。此后30多年，日本侵略者以种种手段，肆意侵占土地，至1937年，日本占有土地达万亩以上。

天津日租界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扩张的桥头堡，是对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侵略的主要策源地之一。这里军、警、宪、特一应俱全，各种名号的侵略组织应有尽有，俨然是一个“国中之国”。日本的天津驻军始于1900年，初称“北支那驻屯军”，原为一支负责保卫使、领馆和护侨的部队。“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侵略矛头指向华北时，驻军人数猛增至8000人，已成为司令部拥有“8部2

班”，步、骑、炮、装甲、通讯、航空等兵种齐全的先锋军。1937年7月底，侵华日军迅即占领平津，是和华北驻屯军的内应密不可分的；租界内的警察署（时称“白帽衙门”）本应是管理侨民、维护治安的机构，而日本当局怀着军事目的大力扩张，到“七七”事变前，已在天津和津山铁路沿线设有近10个分署，成为专事搜集情报、破坏抗日活动、为侵略政策服务的马前卒。日本警察署还包庇、掩护日、朝浪人走私、贩毒，是日本实施“特殊贸易”的“保护神”。宪兵是整饬军风纪的军事警察，但天津的日本宪兵队本部（时称“红帽衙门”）却是辖2个分队、6个分遣所和1个出張驻在所，专门镇压中国人民的刽子手。宪兵队里刑讯逼供，凶残暴戾，无所不用其极。“进了宪兵队，不死也得受洋罪”，人们称之为阎王殿。臭名昭著的日本特务机关在天津多如牛毛，诸如青木公馆、茂川公馆、松井公馆、和知公馆、斋藤公馆、三野公馆等。这些特务组织各司其责，效命于日军的侵略战争，如：使天津人民深受其害的“便衣队暴乱”，就是三野公馆制造的。再如：天津沦陷后迅即出笼的伪政权——天津治安维持会，则是茂川公馆策划组织的。日本特务机关是侵华日军的别动队。日本驻津总领事馆也是执行侵华政策的重要机构，是管辖冀、鲁、晋等省各地领事馆，控制华北的中枢。日本侵略华北的历次事件几乎都与其有关。1935年10月在津召开总领事会议后，同年11月25日汉奸殷汝耕就鸣锣登场，成立了冀东伪政权。1937年5月在津召开华北领事会议，两个月后就爆发了“芦沟桥事变”。凡此种种，可见一斑。此外，日本居留民团也是一支不容忽视的侵略势力，他们以自治组织为名，行为侵华政策服务之实，是一支十分危险的“第五纵队”。居留民团不仅有情报机构（名为“调查课”），还有一支不逊于正规军队的武装——日本义勇队。这支准军事组织，直接参与了日军侵占天津的战斗。为此，日本军部和外务省均授予它特殊奖赏。

综上所述，日本租界既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产物，又为

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埋藏在天津这片沃土中的“定时炸弹”。

1931年,日本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后,随着侵华的逐步扩大,对天津的侵略活动也加紧进行。11月8日和26日,在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策划下,以租界为掩护,组织一批汉奸、流氓武装袭击中国政府机关,趁机挟持废帝溥仪赴东北,制造了“天津事变”(即便衣队暴乱事件)。1933年,日本逼使国民政府签订《塘沽协定》,承认日军在长城以南,包括蓟县、宝坻、宁河(今属天津市)在内的支配地位,使华北门户洞开,北平、天津受到严重威胁。日本为了实现其“大陆政策”,积极策划华北五省(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的“自治运动”。1935年6月,又签订中日《何梅协定》(何应钦与梅津美治郎),要求包括驻在天津的中国军队撤出河北省。11月在天津的日军网罗一小撮民族败类,上街游行示威,制造要求“自治”的骚乱。

1936年,日本为加紧推行“华北特殊化”,在经济上,大搞非法走私,在日租界成立“特殊贸易协会”,专事组织走私活动,近300家洋行、商店参与运销私货,造成天津白银大量外流,民族工商业受到沉重打击。与此同时,日本大量输出资本,在天津兴办企业,使日资企业的数量跃居外资企业第一位。天津纺织业几乎被日资垄断。棉花、羊毛、煤、盐被源源运往日本。仅长芦盐一项,至1936年,就使中国损失45568万元。在军事上,日军积极备战。1936年5月,日本将“天津驻屯军”改称“华北驻屯军”,其司令官原由陆军部任命的少将级,提升为天皇任命的中将级。同时加紧机场、兵营、仓库等军事工程的修建。日军为防军事设施泄密,将几百名被驱使的中国民工残酷杀害,沉尸海河,酿成震惊天津的“海河浮尸案”。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日本全面侵华的“北支事变”(即芦沟桥事变)。随后,10万日军包围平津地区。天津国民党第29军爱国官兵为挽救民族危机,于29日凌晨2时向日军发起反击。日军